



董鼎山先生在美国纽约家中

“怀了无比沉痛的心情，我写了上面五个字，向多年来的读者们告别，结束将近80年的‘写作癖好’”。在2015年2月21日的美国《侨报周末》上，93岁的董鼎山因年老境况无奈宣告封笔。

通讯员 包丹虹

## 宁波籍散文大家 中美文化交流使者 93岁董鼎山先生封笔

3年前曾收到董先生的邮件，标题上“中风”两字格外醒目

客居纽约半个多世纪的董鼎山，是宁波人。他1947年赴美留学，不仅把西方文化介绍进来，也把中国文化报道出去。2000年，董鼎山荣获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颁发的终身贡献奖。那是对他这位长期从事中美文化交流使者的最高奖励。

7年前，我曾采访过董鼎山，也许因家乡人的缘故，此后就保持着联系。记得当时董先生对我说，如果感兴趣，他会把每周在纽约《侨报》上发表的随笔转给我看。我当然说好。

没想到老人非常守约，打开电子邮箱，每星期我总能读到他的专栏文章。

习惯成自然，若没按时读到我就会感觉不踏实。3年前的一天，突然收到董先生标了小红旗的邮件，红色标题上“中风”两字格外醒目。他告知邮件联系的朋友们：中风，刚回家，不会打字。抱歉。

没想到一星期后，奇迹般地又收到他的邮件：“朋友们，请勿以为我已停笔，仍在发牢骚……”不久他还传来了出院后在家拍摄的照

片，以及《侨报》做的“董鼎山九十华诞特辑”图片。

万事总有尽头，这回他终于向读者告别了！我发邮件表示：作为宁波的写作者，对您一辈子的“写作癖好”深表敬意！谈到停笔后的心情，董先生坦言：我当然有失落之感，但因体老疲倦，还要照顾病妻，实在没法继续了。

正如他所说：“不但对写作告别，也等于是向人生告别。”而告别总带着千丝万缕的情感……

“在《读书》上开专栏，是对我后来生活的一个重大影响”

董鼎山在《向读者告别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我特别感谢当年三联书店的沈昌文，通过他的《读书》杂志，他替我出了《天下真小》文集，博取了不少新中国年轻的书迷读者（粉丝）。”

追溯笔墨生涯，董鼎山起步于故乡。他14岁写就《论战时宁波中等教育》一文，在《时事公报》副刊上发表，即引起轰动。董鼎山初中就读于宁波的斐迪中学，高中在浙东中学，即由斐迪与三一书院合并而成，都属于教会办的。董先生说：我和乐山兄弟俩从小爱看书，从《封神榜》《西游记》《火烧红莲寺》等武侠小说开始，进斐迪初中后，学校藏书丰富，初次接触现代小说，成为巴金迷。

董鼎山是在抗战爆发后去上海的，先是在复旦附中，后进入圣约翰大学。那时起，他就向《大美报》副刊《浅草》投稿，成为当时名编辑柯灵手下的小将之一，经常在副刊《世纪风》《草原》《笔会》上发表文章。另外，他也为孤岛时期流行的《万象》《杂志》《幸福》等期刊撰写小说、散文、影评。

1947年董鼎山赴美，在密苏里大学拿到新闻学硕士后进入纽约《联合日报》，工作11年后辞职。因为他喜欢读书，就进了哥大图书馆

馆系。一年后，取得硕士学位，在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任职。他说：“任资料部主任后，凡是校中每年买新书，尤其是有关文学、历史、社会学的，都经我做最后鉴定。”

置身书海，随时接触最新资讯，对董鼎山的写作无疑极有帮助。他的英文作品散见于《纽约时报》《洛杉矶时报》《美联社特写》《星期六评论》《巴黎评论》《新领袖》《图书馆月刊》等众多报刊上。但母语是深入骨髓的文化，异域几十年知识的累积一旦找到出口，便涌流不歇。董鼎山说：在《读书》杂志开专栏，是对我后来生活的一个重大影响。

1978年，董鼎山第一次携妻女回国。那正是《读书》杂志创刊之际，冯亦代向他约稿。于是，介绍美国文化的“纽约通讯”开始了。当时，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正欲冲破禁锢。西风扑面，董鼎山的文章使人眼界大开，可谓影响了整整一代读书人。董先生说：直至今日，我在美国遇见中年以上华人，他们还向我致意。

继《读书》之后，董鼎山又应《博览群书》杂志之邀，开设“纽约传真”专栏。接着，香港、台北的报刊也纷纷向他约稿。从此，停止了三十多年的中文创作，一发不可收。翻阅董鼎山著作《天下真小》《西窗漫

记》《美国作家与作品》《书·人·事》《西边书窗》《在纽约的书房里》《第三种读书》《纽约文化扫描》《自己的视角》《留美五十年》《美国梦的另一面》《西洋镜背后》等等，可以说，美国文学以及欧洲的文艺人事都得到了全方位的观照。而且，他笔调率真，比如“介绍美国作家客观公正，他描绘他们的正面，也勾勒他们的侧面甚至背面，他赞赏他们的才华，也不掩饰他们的恶习”。

董鼎山曾回忆说：我初次返国时，中美刚建立外交关系，美国尚无驻北京记者。1979年，我所写的国内见闻《在中国，外国人比其他更平等》，在《纽约时报》专论版发表时，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，“美联社特写”即向我征稿。那时，《参考消息》经常转载自己在美国发表的文章。

董鼎山作为英美文学兼亚洲资料专家，在参与美国著名出版家H.W.Wilson所编的《世界作家辞典》时，他义不容辞地致力于中国作家小传的撰写。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艾青、王蒙、张洁、杨绛、张贤亮、冯骥才、谌容、陆文夫等等，都是他撰写并收录的。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播渠道，他希望世界各国的学者对中国作家有所了解。

过中国年吃宁波菜，欣喜祖父建的横溪观音阁犹存

董鼎山是中国人，太太蓓琪是瑞典人，女儿碧雅是美国人。所以，友人们常开玩笑，说他们的家庭是个小型“联合国”。但客居纽约半个多世纪的董鼎山先生，仍保持着过中国年的习惯。每当大年三十晚上，他的妻子就会在大桌上铺上红色台布，拿出一对涂金烛座，点燃两支长长的红蜡烛，营造喜庆气氛。他给女儿压岁钱，向她说自己孩提时代在故乡宁波过年的故事。

那回，大年初一早上电话采访他，大洋彼岸正是除夕。他笑说：一家人刚从外面吃年夜饭回来，因为附近中国城新开了一家素食馆，就像上海功德林那样的。他说越老嘴巴越馋，记得宁波有个套餐“十大碗”，想起来就使人垂涎欲滴。

年老了，容易怀旧，董鼎山最忆家乡菜。提起那次回故乡的情景，至今历历在目。1988年，应邀到宁波大学讲学时，他返国已约十次。但回乡还是第一次，也是唯独的一次。他说：当时宁波已很发达。宁大朱校长亲自陪着我们到处周游，找寻旧踪，都不认识了。我家

房屋已非常破败，住了十几家人。妻子手抚阳台上斑驳的雕花栏杆说，她可以想象当年建筑的华丽。董鼎山在屋外边流连边照相时，发现屋角一块奠基石，上刻“富远堂董界”五字，不禁惊喜万分：“这块祖父当年所置的碑石，成为我于半世纪后指认老家的唯一证据。”

董鼎山说：回老家的那些日子中，在宁大外宾旅舍与兄弟们团聚，每天同桌食饭，兴趣极高。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亲切的是乡音。董鼎山的满口宁波土话，很使接待人士发笑。他说：印象最深的是，有次宁大人员请我们在一餐馆用饭，问我要吃什么，自己即说臭豆腐、臭冬瓜。我白饭连吃五碗，在座老乡们与堂官大惊失色，当时我年66岁。

董鼎山老家地址位于江北人民路，当时叫洒洲塘。在他记忆中，小时候住的房子非常华丽，双层五开间前后两进，阳台是雕花栏杆。门外有条小河，夏天船只交通甚为繁忙。祖父董顺贵在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靠颜料生意起家，在宁波开了个药材店，名勤德堂，后被火烧毁。董鼎山12岁时祖父去世，但并不影响家

境，因为父亲董振甫早已独立门户，他经营的“董顺记颜料号”，在江北岸名声很响。

与许多宁波商人一样，祖父赚了钱后乐善好施，建凉亭让路人息足，造观音阁供乡人烧香。董鼎山曾写过一篇《从祖父观音阁谈起》的文章，收录在《忆旧与琐记》集中。他说祖父吃素信佛，将大部分的钱都投在慈善上了，从前在宁波造了个观音阁，并建有四十个房间，让烧香的客人住宿。

去年10月，受鄞州热心地方文化的人士所托，我发邮件给美国的董鼎山，请他为横溪金峨山上的观音阁题字或提供文稿手迹，原来他祖父董顺贵是鄞州汪董村人。为此，我特地去实地走了一趟，没想到观音阁建在如此高的山端，沿着董顺贵当年造的山道，足足爬了近两小时，才到达目的地。

我把所拍照片传给董鼎山，并告诉他观音阁实际状况。董先生听说观音阁还存在并已扩建，尤其是收到原始“观音阁”石碑匾额照片时，不禁欣慰地表示：董家全家谢谢！随后，我即收到了他从美国寄来的两篇手稿。



董鼎山先生文集《忆旧与琐记》